

28. 印痕與影像

有在臺灣生活經驗的朋友們，大概都知道印章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「重要文件」之一，比起身分證、護照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在諸多生活情境與必要法律手續中，往往是認章不認人。甚至有更荒謬的情境，往往本人在場，諸種各式證件都齊全，但只差了一枚印章，或是印章不對，許多事也因此功虧一簣，反正得有印章才算數。陳其南先生在他的人類學著作中，也批評過此一「神話」現象。相對於西方國家，只要本人簽名就具法律效力的實際情況相比，兩者的生活情境相差甚遠。臺灣朋友往往認為簽字可以仿冒，但印章不行。但事實上，在科技發達的今天，實際情況可能完全相反。此外，擔任公職的好友曾告訴過我，擔任公務員最重要的一件事，要印章不離身，而且得隨時隨地到處蓋章。在臺灣向來流行的風水命運，也反應在印章這符號上。在霉運不斷時，相信此說的人，也會找個印鑑師，重新刻個章，開個運。可見金石印章除了在「美」的層次之外，早已在滲透各個生活層面，小到去郵局領掛號信，大到國家公眾事務，甚至到流年命運，在這小小方寸所能象徵的特殊功能，實在豐富。

由國立歷史博物館所策劃，在巴黎臺北新聞文化中心展出的「金石篆刻展」，展出近百件精美的金石篆刻。在這百件精品中，可窺見中國文字字形與篆體的流變衍生；印章的各式風格，印章的體例。有些金石印章在某種程度上還頗接近精緻的小雕刻，充分顯示古代的生活情趣。金石篆刻雖然離不開文

字與書法，相對於中國歷代的書法名家，我們對於歷代的篆刻家顯得陌生。也許我們從小就臨摹王羲之、顏真卿等名家的書法。但相對的，我們對於篆刻家們表現的漠然，也沒有出現過可以與大書法家們平起平坐的篆刻家。也許要請教鑽研金石篆刻的專門學者，或是流傳下來的金石印章，我們只知道印鑑的使用者，往往忽略篆刻家。這也許是金石印章太過於貼近它的文件功能所致。

美的反思與創造需要一點距離，金石篆刻在某一方向，太過於貼近華人的生活，因此缺少某種程度上應有的距離，來對它反省與再創。此次巴黎文化中心展出金石篆刻展，讓它在「美」的角度下，重新回歸到歷史淵源。

混血的印章藝術—— 法國蓓勒佛劇場藝廊攝影暨印章展

在歐洲當代藝壇中，僅僅只有少數幾位藉著印章形式從事藝術創作。他們的印章藝術創作比起中式的金石篆刻，有著極大差別的美學形式。二〇〇一年在蓓勒佛劇場藝廊（Belfort-Théâtre Granit-la Galerie）舉行攝影與印章個展的尚—克羅德·牧東（Jean-Claude Mouton）則為其中之一。牧東的印章藝術，可謂是攝影藝術的創作延伸，並且呈現出與攝影作品完全不同的藝術品味。牧東為攝影家，她的攝影成績早已受到法國學術界的重視。她是法國重要攝影大師布列松（Henri Cartier-Bresson）的姪女，曾主編《攝影》，為一重要的攝影學術季刊。她在一九九八年主編《鏡頭下的巴黎》（Paris sous l'objectif），這部攝影史從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九四年，選

錄學者眼中認為最重要的一百位攝影家，其中是壓軸、也是最年輕的攝影家為牧東。這位青年攝影家的攝影創作為最不討喜的題材，大都市中的日常交通堵車，非常邊緣另類。

在貝勒佛的劇場藝廊，牧東以「我的城市，我的房間與我」（*Ma ville, ma chambre et moi*）為題的個展，展出六十五件印章作品。攝影家的印章作品與中式的金石篆刻完全不同，相較於她自己的攝影作品，在美學的思考上也完全對立。攝影藝術的基本美學思考，強調按下快門的那一剎那間。至於攝影家則在摸索出來的印章藝術，則強調它那不斷可重複相同影像的重複性。在瞬間的美學與永恆的重複性，這兩種完全對立的美學思考被攝影家結合在小小的方寸之中。

攝影家有自己一套特殊的印章製作過程，這個技巧是他與另一位德國藝術家 Gereon Inger 共同摸索得出。首先攝影家先從事攝影活動，等拍到他感興趣的影像後，先沖出一張黑白反差十分明顯的照片。然後再次以這照片為對象加以拍攝。這第二度拍攝而來的負片，把它曝光在一種十分敏感的橡膠材質上，並適當的以化學方式處理，如同暗房沖洗相片的工作，之後便有了印章上的影像。這樣的印章藝術，在某程度上而言，結合攝影與印章，及擁有某個程度的版畫形式，但相對的，它不同於版畫與金石篆刻的地方，是沒有動刀去刻，也沒有用筆去畫，攝影家用的是相機。

臺灣的金石篆刻在完成印章展出時，把印章規規矩矩、清清楚楚蓋在宣紙上，宛如再次履行中式的古老文化儀式。當把印章形式移到當代藝術的領域，印章蓋得清楚與否、影像的細膩程度，已不是那麼重要。在牧東的開幕酒會上，幾個高中生與穿著大衣的美術系學生，把展出的印章蓋滿原來純白的畫廊

空間。藝術家與藝廊負責人也覺得沒有什麼不可以。當學生們四處亂蓋，有些高中女生也在自己的身上蓋得如刺青一般，這些也顯現印章可能具備的遊戲性格，在牧東所發展出來的當代印章藝術新形式，這些可能是在臺灣從事篆刻的朋友們無法想像的，也可能是丟不掉的文化與傳統藝術包袱。

然而藝術的可貴即在於它的創新性、實驗性，以及它在美的思考層面的風格演繹。在法國的春末，恰巧觀看兩個形式完全迥異的印章展，藉此向各位引薦牧東的印章創作。我想在某種程度上，藝術家在印章的實驗值得從事印章藝術者思考。也許在當代藝術不斷交流中，會有全新混血形式的印章藝術誕生。